

陔餘叢考（下）

簪曝雜記

皇朝武功紀盛

（清）趙翼撰 曹光甫校點

趙翼全集

叁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

陔餘叢考（下）

簷曝雜記

皇朝武功紀盛

（清）趙翼撰 曹光甫校點

趙翼全集

叁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

咳餘叢考（下）

陔餘叢考卷二十四

曲牌名人詩

客中閑集載舒芬詩云：「爲愛宜春令出遊，風光猶勝小梁州。黃鶯兒唱今朝事，香柳娘牽舊日愁。三擣鼓催花下酒，一江風送渡頭舟。嗟予沉醉東風裏，笑剔銀燈上小樓。」

番語成詩

詩話總龜及詩史載余靖作胡語詩云：「夜筵沒羅言後盛。臣拜洗，言受賜。兩朝厥荷言通好。情幹勒。言厚也。微臣雅魯言鈍。祝君統，聖壽鐵擺言嵩高。俱可忒。言無疆。」又沈存中筆談載刁約使契丹，戲爲詩云：「押宴移離畢，如中國執政官。看房賀跋支。執衣防閤人。錢行三匹裂，小木鐸。密賜十貔狸。形如鼠而大，遼人以爲珍饈。」

以古人姓名藏句中

石林詩話載王荊公詩：「老景春可惜，無花可留得。莫嫌柳渾青，終恨李太白。」以古人姓名藏句中，

或者謂前無此體。按權德輿集有一篇云：「藩宣秉戎寄，衡石崇位勢。年紀信不留，弛張良自愧。樵蘇則爲慚，瓜李斯可畏。不顧榮宦尊，每陳農畝利。家林類岩巘，負郭躬斂積。忌滿寵生嫌，眷蒙恬聖智。疏鐘皓月曉，晚景丹霞麗。澗谷永不暖，山梁冀無累。頗符生肇學，得展禽尚志。從此直不疑，支離疏世事。」則唐人已創此體。

題字嵌句首

東坡自杭將還朝，坐中有營妓鄭容求落籍，高瑩求從良，坡爲題減字木蘭花一詞，判其牘尾云：「鄭莊好客，容我尊前先墮幘。落筆生風，籍籍聲名不負公。高山白早，瑩骨冰肌那解老。從此南徐，良夜清風月滿湖。」蓋用八字於句首，乃「鄭容落籍，高瑩從良」也。

數目字人詩

鮑明遠詩：「一身事關西，家族滿山東。二年從車駕，齋祭甘泉宮。三朝國慶畢，休沐還舊邦。四牡曜長路，輕蓋飛若鴻。五侯相錢送，高會集新豐。六樂陳廣座，祖帳揭春風。七盤起長袖，庭下列歌鐘。八珍盈雕俎，綺肴紛錯重。九族其瞻遲，賓友仰徽容。十載學無就，善宦一朝通。」

十二生肖八音人詩

北史，魏太和中，崔光依官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，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，光又爲百三郡

國詩答之。其體今不傳，後人乃有以十二生肖及八音入詩者。

列朝詩集載明人胡儼十二辰詩：「驪鼠飲河河不乾，牛女長年相見難。赤手南山縛猛虎，月中取兔天漫漫。驪龍有珠常不睡，畫蛇添足適爲累。老馬何曾有角生，羝羊觸藩徒忿嚏。莫笑楚人冠沐猴，祝雞空自老林丘。舞陽屠狗沛中市，平津牧豕海東頭。」按元人劉因有十二辰詩：「飢鷹嚇鼠驚不起，牛背高眠有如此。江山虎踞千里來，才辨荊州兔穴爾。魚龍入水浩無涯，幻境等是杯中蛇。馬耳秋風去無跡，羊腸蜀道早還家。何必高門沐猴舞，豚栅雞棲皆樂土。柴門狗吠報鄰翁，約買神豬謝春雨。」則元人已先有此體也。

又丹陽集謂十二辰入詩始於沈炯，而山谷亦嘗爲之，余贈莫之用詩亦彷彿此體：「抱犬高眠已云足，更得牛衣有餘燠。起來敗絮擁懸鶉，誰羨龍鬚織冰縠。踏翻菜園底用羊，從他春雷吼枯腸。擊鐘烹鼎莫渠愛，小毛自許猴葵香。半世飢寒孔移帶，鼠米占來身漸大。吉雲神馬日匝三，樗蒲肯作豬奴態。虎頭食肉何足誇，陰德由來報必奢。丹竈成功無躍兔，玉函方秘緣青蛇。」則又不始於元人矣。

又客中閑集載林清以八音字爲句首云：「金紫何曾一掛懷，石田茅屋自天開。絲竿釣月江頭住，竹杖挑雲嶺上來。匏實曉收栽藥圃，土花春長讀書臺。革除一點浮雲慮，木筆題詩酒數杯。」此八音詩也。

藥名爲詩

藥名入詩，三百篇中多有之，如「采采芣苢」、「言采其蟲」、「中谷有蓷」、「牆有茨」、「葶茶如飴」之類。此後惟文字中用之。左傳，山鞠窮。戰國策，蘇秦曰：「人之所以不食烏喙者。」註：「即本草烏頭也。」又

淳于髡曰：「求柴胡、桔梗於沮澤之中，則累世不得。」莊子，藥者董也，雞靡也，豕零也。韓非子，此味非飴蜜也，必葶藶、苦菜也。呂氏春秋，仲夏之月，半夏生。又，兔絲非無根也，茯苓是也。宋玉招魂，白芷生。淮南子，地黃主屬骨，甘草主生肉。又，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，蛇牀之與靡蕪也。又，蛇牀似靡蕪而不能芳。王褒九懷有款冬生。劉向九歎有筐澤瀉以豹韞。王充論衡言毒篇有巴豆、野葛食之殺人。皆藥名之見於文者，而以之入詩甚少。如張籍答鄱陽客詩：「江皋歲暮相逢地，黃葉風前半夏枝。」柳子厚：「蒔藥閑庭延國老，開尊虛室值賢人。」國老，甘草也。雍陶詩：「村園門巷多相似，處處春風枳殼花。」姜堯章詩：「土肥抽盡宿砂苗。」陳白沙詩：「恰到溪窮處，邛邛枳殼花。」楊夢山詩：「常記任家亭子上，連翹花發共銜杯。」此不過與會所觸，偶拈入詩，非專以闢巧也。乃有專以此見奇者。

陸龜蒙有「烏啄蠹根回」及「斷續玉琴哀」之句，實始濫觴。沈括謂烏啄乃烏喙之訛；藥中只有續斷，無斷續也。溫公詩話，陳亞郎中以藥名爲詩至百首，如「風雨前胡夜，軒窗半夏涼」，「棋怕臘寒呵子下，夜嫌春暖宿紗裁」。又詠上元夜遊人云：「但看車前牛領上，十家皮沒五家皮。」贈乞雨自曝僧云：「不雨若令過半夏，定應曬作葫蘆巴。」又詠白髮云：「若是道人頭不白，老君當日合烏頭。」元人陳孚亦有交趾驛作藥名詩：「長空青茫茫，大澤瀉月色。」史君子何來，山椒遠于役。虎狼毒草叢，淚如鉛水滴。更苦參與商，骨肉桂海隔。問天何當歸，天南星漢白。」皆遊戲筆墨，頗亦可喜。客中閑集亦有「四海無遠志，一溪甘遂心」之句。

拆字詩

南宋人若溪集有拆字詩一首：「日月明朝昏，山風嵐自起。石皮破仍堅，古木枯不死。可人何當來，意若重千里。永言詠黃鶴，志士心未已。」

口吃詩

寓簡載劉元父嘲吃者云：「本是昌家，又爲非類。但有雄聲，惟聞艾氣。」謂周昌、韓非、揚雄、鄧艾也。此但取口吃故事，非口吃詩也。王阮亭池北偶談載文太青戲作口吃詩云：「點子向客苦哆口，漆栗筆蜜手柳酒。」按此事見墨客揮犀，鳳州三出手柳酒，宣城四出漆栗筆蜜，皆土產也。然口吃詩不自文太青始。唐姚合有葡萄架詩云：「荀藤洞庭頭，引葉漾盈搖。皎潔鉤高掛，玲瓏影落寮。陰烟壓幽屋，濛密夢冥苗。清秋青且翠，冬到凍都凋。」又冷齋詩話載東坡有口吃詩云：「江干高居堅闊廂，耕健躬駕角掛經。孤航繫舸菰茭隔，笳鼓過軍雞狗驚。解襟顧影各箕踞，擊劍高歌幾舉觥。荆筭供膾愧攪聒，乾鍋更憂甘瓜羹。」可見遊戲筆墨，古人已有之。

至如謝在杭與徐興公贈口吃孝廉之作，謝二首云：「綠柳龍樓老，林蘿嶺路涼。露來連漏冷，兩淚落劉郎。」黎嶺連連路，蘭陵累累樓。流離憐冷落，郎輩懶來留。」徐一首云：「留戀蘭陵令，淋漓兩淚流。嶺蘿涼弄瀨，路柳綠連樓。」此又太青之後踵爲之者也。

雙關兩意詩

古樂府：「何當大刀頭，破鏡飛上天。」石闕生口中，銜悲不能語。」子夜歌云：「霧露隱芙蓉，見蓮不分明。」明燈照空局，悠然未有期。」理絲入殘機，何悟不成匹。」讀曲歌云：「芙蓉腹裏菱，蓮子從心起。」唐詩如：「高山種芙蓉，復經黃蘗塢。未得一蓬時，流離嬰辛苦。」窗外山魃立，知渠脚不多。二更機底下，摸著是誰梭。」玉作彈棋局，心中最不平。」又劉禹錫詩：「東邊日出西邊雨，道是無（情）（晴）也有（情）（晴）。」「玲瓏骰子安紅豆，入骨相思知未知。」李義山無題詩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陸龜蒙：「旦日思雙履，明時願早諧。」皮日休：「莫言春繭薄，猶有萬重絲。」又珊瑚鉤詩話：「碧藕連根絲不斷，紅蕖著子蕙何多。」

又東坡：「蓮子劈開須見蕙，欸枰著盡更無棋。破衫却有重縫處，一飯何曾忘却匙。」趙彥村注云：「此吳歌格，借字寓意也。蕙與意，棋與期，縫與逢，時與匙，俱同音也。」又東坡在黃州書一聯云：「葑草尚能攔浪，藕絲不解留蓮。」亦用此體。高季迪竹枝詞：「春衣未織機中錦，只是長絲那得縫。」亦以絲借作思，縫借作逢也。元人徐夢吉西湖竹枝詞云：「莫爲採蓮忘却藕，月明風定好迴船。」借藕作偶也。

壽詩 輓詩 悼亡詩

壽詩、輓詩、悼亡詩，惟悼亡詩最古，潘岳、孫楚皆有悼亡詩載入文選。南史，宋文帝時袁皇后崩，上令顏延之爲哀策，上自益「撫存悼亡，感今懷昔」八字，此悼亡之名所始也。崔祖思傳，齊武帝何美人死，

帝過其墓，自爲悼亡詩，使崔元祖和之。則起於齊、梁也。葉水心題蜀僧北澗集云，集中有上生日詩，不可傳於後。是宋時猶以稱壽詩爲戒。卽仁寶云：「輓詩盛於唐，非無交而涕也。壽詩盛於宋，漸施於官府，亦無未同而言者。」亦見懷麓堂詩話。近時二作不論識與不識，轉相徵求，動成卷帙，可恥也。空同、大復集中少之，此過人矣。

帖子詞

宋時八節內宴，翰苑皆撰帖子詞，如歐陽公、司馬溫公集中皆有之。丹陽集載春帖子詞尤多，如蘇子容云：「璇霄一夕斗杓東，激灩晨曦照九重。和氣薰風摩蓋壤，競消兵甲事春農。」鄧伯溫云：「晨曦激灩上簾櫳，金屋熙熙歌吹中。桃臉似知宮宴早，百花頭上放輕紅。」蔣穎叔云：「昧旦求衣向曉雞，蓬萊仗下日將西。花添漏鼓三聲遠，柳吹春旗一色齊。」梁君貺云：「東方和氣斗回杓，龍角中星轉紫霄。聖主問安天未曉，求衣親護紫宸朝。」皆莊麗可誦，見太平景象。

乃明成化中，編修黃仲昭、檢討莊景不肯上元宵詞，且上疏論列以去。按宋史，鄒浩爲教授，范純仁托撰致語，浩不肯，純仁曰：「翰林學士嘗爲之。」浩曰：「翰林學士則可，祭酒司業則不可。」致語與帖子詞同類，是浩亦未嘗以翰林爲不可撰也。況高季迪詩云：「去歲端陽直禁闈，新題帖子進彤扉。」則明初猶有此例，而仲昭等並不知，其不學甚矣。潤色太平，翰林本職，歐陽、司馬，何害其爲名臣，亦何損於朝政乎！

口號

杜詩有題曰口號者，如晚行口號之類。然梁簡文帝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詩，唐張說有十五夜衙前口號詩，則不始於杜也。

元韻 原韻

近代詞章家和朋友詩則曰原韻，和御製詩則曰元韻，蓋取元音之元以示尊崇，不知原韻本應作元韻，並非假借也。元者本也，本來曰元來，班固兩都賦「元元本本」是也。若原字，則原蠶、原廟皆作再字解，初無所謂本來之義，不知何以遂替元字。顧寧人曰知錄，謂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，嫌於元朝之「元」，故改此字。然則昔以元爲本字，而以避嫌改爲原，今反以原爲本字，而以應制特改爲元。古今事物遷流，隨世轉移者，固非一端，即此可類推也。

即席

宋武帝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，蕭介染翰即成，文不加點。臧盾以詩不成，罰酒一斗。盾飲盡，言笑自若，帝曰：「臧盾之飲，蕭介之文，皆即席之美也。」南史，梁武帝製武宴詩三十韻示羊侃，侃即席上應詔。後世即席賦詩本此。

古詩別解

「人生不滿百」，謂行樂當及時也。新唐書，李石對文宗曰：「『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』，畏不逢時也。『晝短苦夜長』，闇時多也。『何不秉燭遊』，勸之照也。」則此詩又作勸勵解。曹孟德樂府：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。」當字今人作宜字解，然詩與對字並言，則其意義相類。世說新語，王長史語「不大當對」，言其非敵手也。元微之寄白香山書有「當花對酒」之語，學齋帖載古鏡銘，有云「當眉寫翠，對臉傅紅」，是當字皆作對字解，曹詩正同此例。今俗尚有門當戶對之語。

陶詩甲子紀年

自宋書及南史暨五臣文選注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，後世遂仍其說。宋書陶淵明傳云，自以曾祖晉世宰相，恥復屈身異代，自宋高祖功業漸隆，不復肯仕。所著文章，義熙以前則書晉年號，永初以後惟書甲子而已。王新城池北偶談獨引傅平叔辨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，皆是晉年，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預書甲子，以爲此論發前人所未發。不知宋景濂集已有此論。景濂跋淵明像云，其詩中甲子，始於庚子迄於丙辰，凡十有七年，皆晉安帝時作，初不聞題隆安、義熙之號。至其閑居詩有「空視時運傾」，擬古九章有「忽值山河改」之語，必宋受禪之後，乃反不書甲子何也？是此論已發自金華。

又按謝枋得碧湖雜記謂，治平中，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，謂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，凡十有七年，皆晉安帝時作。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，宋始受禪。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，豈有宋未受禪而預題甲子之

理？曾裴父詩話及郎仁寶七修類稿亦主其說。然則此論南宋時已有之，並不自金華始也。疊山又謂，劉裕自庚子得政後，晉室大權盡歸相府。淵明自庚子後即題甲子者，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也。此說又巧爲附合耳。

後人有倣而行之者。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，士大夫以爲恥，碑文但書甲子。見懶真子。又歸德人趙俊，僞齊劉豫時卻聘不仕，凡家書文字不用豫僭號，但書甲子。見宋史本傳。

杜詩金蝦蟆

杜詩：「坡陀金蝦蟆，出見蓋有由。至尊顧之笑，王母不肯收。復歸虛無底，化作長黃蚪。」錢註引西陽雜俎所載月光屬林化金背蝦蟆事，以爲月者陰精，后妃之象，托喻貴妃之暱祿山也。按瀟湘錄，唐高宗患頭風，官人穿地置藥爐，忽有蝦蟆躍出，色如黃金，背有朱書「武」字。官人奏之，帝驚異，命放苑池。則杜詩所詠正此實事，而非如註家所云也。

乞爲奴

哀王孫篇「但道困苦乞爲奴」，論者謂極言流離之苦，不知亦有所本。南史，齊建安王子真，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，子真走入床下，令孫手牽出之，叩頭乞爲奴。又河東王鉉亦爲明帝所害，聞收者至曰：「死生命也，終不倣建安乞爲奴而不得。」遂仰藥卒。梁武陵王紀，太子圓照被收，謂陸法和曰：「願爲公作奴。」法和叱遣之。北齊樂陵王百年爲武成帝所害，將死曰：「乞命，願與阿叔作奴。」此皆王子

王孫事，少陵詩正本此，乃益見其使事之精核也。

李義山詠史詩

李義山詠史詩：「歷覽前賢國與家，成由勤儉破由奢。」按韓詩外傳，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，問以得失之要，對曰：「古有國者，未嘗不以恭儉也。失國者，未嘗不以驕奢也。」義山之詩蓋本此。不得以其明白易曉，遂以爲無來歷也。

唐彥謙長陵詩

唐彥謙長陵詩：「耳聞明主提三尺，眼見愚民盜一坏。」葉石林謂「一坏」可去土字，「三尺」不可去劍字。按漢書高帝紀，上曰：「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，豈非天命乎？」鹿門此詩正用漢書成語，非杜撰也。

聶夷中詩

聶夷中傷田家詩云：「二月賣新絲，五月糶新穀。醫得眼前瘡，剗却心頭肉。」學齋占畢引之，以爲「最得風人之體，但二月安得有絲，當是傳寫之誤耳」云云。不知此正所謂醫瘡剗肉也。蓋二月絲未出，五月穀未登，而迫不及待，則預指將來所出之絲穀以售人錢，正如陸宣公疏所云「蠶事方興，已輸縑稅；農功未艾，遽斂穀租」也。今里俗亦有如此者。

紫濛

宋鄭毅夫送程公闢出守會稽詩：「雪急紫濛催玉勒，日長青瑣聽薰弦。」方回注，紫濛，虜中館名也。陳繼儒枕譚則引晉書載慕容氏邑於紫濛之野，謂詩意以慕容比遼，而謂方回注出於臆見。楊用修亦引此，以爲是時遼、宋方睦，故臣下贈答之詩亦不涉譏刺，而方虛谷以爲館名，乃妄猜之詞耳。按新唐書地理志，平州有十二戍，一曰紫濛。亦見五代史四夷附錄。而張守珪傳，討契丹，次於紫蒙川，大閱軍實。紫濛之爲邊戍久矣。宋史章頻傳，頻爲刑部郎中，使契丹，至紫濛館卒。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。則紫濛實館名也，注者非誤，而眉公及用修轉失之耳。韓琦安陽集有紫濛遇風詩「草白岡長暮驛賒，朔風終日起平沙」之句，益知紫濛爲遼地名，而非必援引慕容故事也。

東坡詩詠三良

東坡鳳翔詩云：「昔公生不誅孟明，豈有死之日而反用其良。乃知三子殉公意，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。」和陶詠三良亦云：「此生太山重，忽作鴻毛遺。三子死一言，所死良已微。」是蓋以三良之死爲出於自殉，而非穆公之亂命也。按漢書匡衡傳「秦穆貴信而士多死」，應劭註云：「公與羣臣飲酒酣，公曰：『生共此樂，死共此哀。』奄息、仲行、鍼虎許諾。及公薨，皆從死。」魏人哀三良詩亦云：「秦穆先下世，三臣皆自殘。生時等榮樂，既歿同憂患。」坡詩實本諸此。楊循吉亦謂穆公不殺敗軍之三將，豈有以三良爲殉之理，則又本東坡之說。

赤壁賦洞簫客

東坡赤壁賦「客有吹洞簫者」，不著姓字。吳匏菴有詩云：「西飛一鶴去何祥，有客吹簫楊世昌。當日賦成誰與註，數行石刻舊曾藏。」據此則客乃楊世昌也。按東坡次孔毅父韻：「不如西州楊道士，萬里隨身只兩膝。」又云：「楊生自言識音律，洞簫入手清且哀。」則世昌之善吹簫可知，匏菴藏帖信不妄也。按世昌綿竹道士，字子京，見王註蘇詩。

陳季常

陳季常作龜軒，坡贈詩云：「聞君開龜軒，東檻俯喬木。人言君畏事，欲作龜頭縮。」此但言其謝絕塵事耳，於懼內無涉也。後人因坡又有戲季常詩云：「忽聞河東獅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」王註云：「有王（視）〔硯〕者，字達觀，爲坡言季常妻柳氏最妒，每季常設客有聲妓，則柳氏以杖擊壁大呼，客爲散去。」於是傳奇家演其事，至極可笑。而近世諱言龜者，並附會以此爲事始。然坡別季常詩云：「家有紅頰兒，能唱綠頭鴨。」是季常有歌妓也。「閉門弄添丁，哇笑雜呱泣。」是季常本有子也。亦何至如傳奇之穢褻哉？

元遺山詩多複句

古來詩人佳句罕有重出者。惟任昉別謝言揚詩：「詎念臺嗟人，方深老夫托。」又報劉孝綽詩：「詎